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增

謄録監生臣王思諨

經濟類編卷三十九

明　馮琦馮瑗　撰

禮儀類一

郊十三則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

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宫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天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衮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漢董仲舒郊祀對　廷尉臣張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

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𦍒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

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匡衡定南北郊議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

之義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績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議郊廟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脩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脩

唐長孫無忌太宗皇帝配天議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祖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

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名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

之降尊敵卑禮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搆有周建絕代

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
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
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
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
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
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
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
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

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
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依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
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
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
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云月令及周官
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
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為太微五帝

考其所說殊乖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成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坐之

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

鄭說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校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事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

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為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附式令永垂後則謹議

諸无量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

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其行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于文上更起凡明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内此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為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

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按王后行事總之在内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所以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瑶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

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彛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凝丕天之大績斯史策之良誡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臣忝守經術不敢默然請旁詢碩儒俯循舊典遵曲臺之故事行圜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謹議

蔣欽緒駮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周禮凡言

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内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

之總名非獨天地為大祭祀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按尸與斚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欽明惟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

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臨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天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合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别之耳王后祭宗廟自是大祭祀

何故取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
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
王后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預則贊宗伯
按此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内
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禮
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
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
廟攝后薦豆祭天又命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

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也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翟享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採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于天地但自先王已下及三禮義宗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地

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又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宫中朝夕見于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採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祼鄭玄注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

伯次酌醴齊以獻之是為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只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

王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夘親祀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正文若以王者制禮自我作古明主立斷非臣所敢言謹議

唐子元南郊先燔後祭議　臣等謹按明慶年脩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

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按尚臭之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明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猶尊古禮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

及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又按後周及隋郊祀亦
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燔無忌之奏事乃
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注云禮為始告神時祭于神坐也又云以蒼璧禮天以
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
為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合奠之神座
理節不惑又云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
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珪赤璋白琥玄璜

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按明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珪有邸奠之神座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牲失特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制事乃無憑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燔庶允經義謹議

後梁祖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均王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

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均王不聽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揚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均王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

布政之宫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寝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玉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宫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陳襄南北郊議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為宫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為宫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以

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夾鍾于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宫用林鍾于坤之宫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沈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

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
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
神降求諸地而地祇出得以通精誠以逆福釐以
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
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
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
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
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

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令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

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别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

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乃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

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徇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喇哈斯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祠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

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

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鞂以配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旣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封禪十則

漢司馬遷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

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廵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廵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廵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廵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

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脩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巳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宫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

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晩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

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

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内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

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説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説其于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

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

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

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于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

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歳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

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為宫闕未至望之如雲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
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
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
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
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
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
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

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廵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

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

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産長水澧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蒲山岳壻山之屬為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澧滈有昭明天子辟

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

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名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禮儀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楡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

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

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内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

乘馬駟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黄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黒内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黄龍見成紀文帝乃詔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

草改歴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
于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
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
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
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
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
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
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

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于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

年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

則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

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

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

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

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歳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

年祠官各以歳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

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名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歳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

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

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莱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

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子始親祠
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
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
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
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
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
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于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于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
彊與我會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
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
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
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
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
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
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

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寛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黄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寛舒等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

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廵郡縣浸尋于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宫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

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

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黄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

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于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

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縷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𥁕有黄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

也黄帝作寳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没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兹中山有黄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于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

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
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
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
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
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
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
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名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黄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與神會

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
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
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
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
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
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
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

烏號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寛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

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
如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
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
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
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
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
公祠官寬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

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歳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

之其道非少寛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于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于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

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諸儒習射

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
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于詩書古文而不
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
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于是
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

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廵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人迹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

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
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
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
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
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
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
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
黄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

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于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

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

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

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

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

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

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歴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

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
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
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
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
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
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為千門萬戸前殿度高
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
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

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
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命曰迎年上
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
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
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
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
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
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

之閒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寛舒之祠官以歳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歳而還徧于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

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司馬相如既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

奇以問倪寛寛對　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徴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然之乃自制儀釆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寛為
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寛上壽曰臣聞三代
政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
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
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見大元本
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
上元甲子肅邕永亨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
降符應臣寛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説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后者祀天

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

聞高祖嘉納之

唐文武官復請封禪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太宗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

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烟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少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賞百姓

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明皇時羣臣屢上表請封禪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明皇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明皇問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明皇曰吾為蒼生祈福耳

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明皇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祭皇地祇於社首明皇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張説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勲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顔師古封禪議　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俻欵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為壇下距預申齋潔贊饗已畢然

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于山下
封于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議南面入升于事為允今
請山上圜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為之四面各設
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而就行事舊藏玉牒止用
石函亦猶書盛篋笥所以或呼為石篋然其形大質重
轉徙非易岱宗儻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為混
成累輯而作大要在于周固稽其縝密而近代儀注更
名石𥗼𥗼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贏縮之間貴在

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杜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且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為封匪唯嚴秘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于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既訖加五色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真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寔貴精確况乎三神壯

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琦傳之無窮永存不朽至于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曩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二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其印齒踈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飾今既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横安請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

義遠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横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稽但當贊述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記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石闕别樹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于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玄表兹介福休徵緯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言請並更造既順肅虔之理永垂創

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
委細不載于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曰謹率愚管
其録如前庸𧴐之言不足觀採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
秦漢以來頗有遺迹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倪
寛專贊其決逮乎光武梁松獨尸其事縉紳雜議不知
所裁至如流俗傳文記注臆説未嘗從事徒有空言乖
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作古
聞諸往册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伯

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于聖德稟自宸衷
果斷而行文質斯允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
事謹依訪聞具件如右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
來頗有遺迹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時主博採
羣論建武有司亦稟成規至如記注近書委巷浮説不
足憑據無所取材且夫沿革不同著于往冊自今作古
寔惟令範聖朝丕業方貽萬載臣下庸蔽不取專決請
垂鑒察

宋真宗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

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
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祕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
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
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飲歡
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
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
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
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

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

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盖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

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王欽若
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
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
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
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
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
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
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

殿上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于太廟

孫奭論天書　臣竊見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
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
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
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
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多方不售二人皆
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
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
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

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
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
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
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
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
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
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
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

尸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名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羣臣上表請祀汾陰真宗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鼎

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将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䟽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賛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

丹蜮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

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

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輿復上言

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

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

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裴守真封禪射牲議　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

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記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牢牲總畢天皇唯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

經濟類編卷三十九